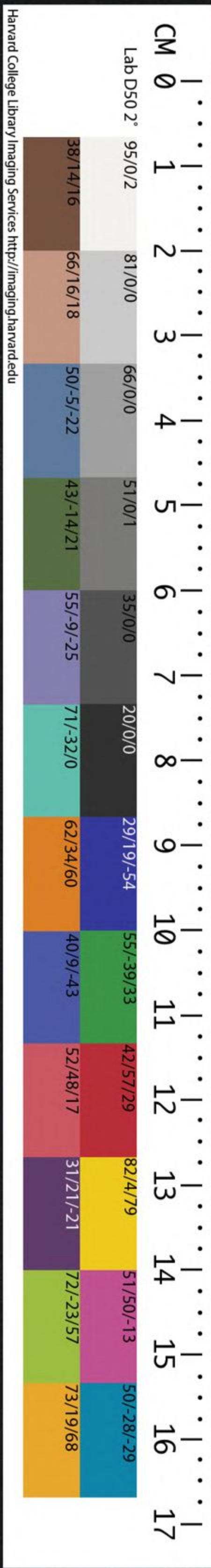


7856/44312(30)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2 1953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孟子卷之十二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勿軒熊氏曰一章言食色輕而禮重二章孝弟三章事親四章義利之辨五章辭受六章十四章出處七章王霸君臣八章及下章皆言戰國富強之禍十章田制十一章十三章為政十二章言信十五章處貧賤十六章言教法

按此十六章雖多雜記之言而亦發明仁義處甚多亦前篇性善之餘論也第一章在入重食色而輕

禮蓋以禮為強世之具即告子食色為性而仁義為外之旨二章人皆可以為堯舜而歸於孝弟三章小

弁之怨而歸於仁親四章罷兵息民而歸於仁義其旨一也五章交際則歸於義六章出處則歸於仁君

子之自處無不仁不義之行也七章言五霸得罪三

王諸侯得罪五霸而歸於今之大夫逢君之惡其逢惡者為何引之以富強而不引之以當道志仁而已故八章九章類及之其自圭兩章則又欲不行桀道而行貉道治水害鄰有甚於桀亦非先王仁義中正之道故亦類及之也自十二章以下旨各不同不必強為牽引而熊氏田制處貧賤之說俱未得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同大全趙氏曰任薛同姓之國在齊楚之間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

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附大全朱子曰不親迎則得妻如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周禮荒政十二條中亦有此法蓋貧窮不能備親迎之禮法許如此

同蔡虛齋曰任人所謂以禮食則飢而死一條亦是以處常言此言亦是一段道理不可以為非所問故孟子不闢之使聖賢處此亦有為之者故曰亦未嘗膠柱而調瑟也但只是不揣其本耳故須有孟子後

一段說話按任人何獨以食色較禮輕重即欲滅禮何不舉他端來較他正是告子一流見人生而甘食不食則死矣生而悅色不色則夫婦廢而人道絕矣聖人却要制出多少禮來拘縛強人

不以禮食則不食不備親迎六禮則不得妻假如以禮食則飢而死親迎則廢倫看是無禮無禮則亦有仁義而性之所以無善無不善也虛齋知其陰壞孟子之說而不知其原

於告子之論
敢為揭之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

何有

何有不難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

鏡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

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物之不齊固當揣其本以齊其末不可只據其末以定其高卑○顧麟士曰於答何

有正謂往應一節下三節先就其言而斷之○蔡虛

齋曰此節是就任人之意而喻之言有意偏較者輕

重何使倒置喻較其一偏則食色反重於禮也

辨按此節是見任人輕重倒置不就根本上立論而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與羽之謂哉

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

者羽本輕而一與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物固有重而有輕然重者少而

輕者多則輕者反重而重者反輕矣○蔡虛齋曰此

夫子是司條梓
孟子 卷十二 告子下 三
近譬堂

按此與上節自不平看。上只說他不揣本而齊末之非。此方說重輕之定分。必多寡齊而後輕重見。相承說下自是。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營同古字通用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同蔡虛齋曰此即上兩節之意而明言之。果如任人所比則食色之禮直是可廢矣。奚但食色之差重於禮而已。然豈論之得其平而安可以論禮也哉。辨按上說禮重於食色非與羽鉤金之謂。此方言他

所取而此者之不得其平亦逐節而下非平頂上節也。蓋既辨其不平之非下方好取一般平者而較量其輕重也。

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搜其處子則得妻不搜則不得妻則將搜之乎

紵。戾也。搜。率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

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或問禮之大體固重於食色矣。然其間事之大。小。緩。急。不同。則亦或有反輕於食色者。惟理明。義精者。為能權之。而不失耳。權之不失。是乃所以全禮之重。而深明食色之輕也。觀於寸木。鈎金之喻。孟子之意。亦可見矣。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集註章句之說。與聖賢處事之權度。固已得其要矣。苟或義理未精。權度未審。則於凡事膠轄。難辨之際。巧者必至於枉尺而直尋。拙者必至於膠柱而調瑟。終不得夫時措之宜也。○新安陳氏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則天理。所以防閑人欲者也。禮本重。食色本輕。固自有大分也。然亦不可拘拘於禮文之微者。又當隨時隨事而酌。其中焉。聖賢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以喻夫禮之經。亦未嘗膠柱調瑟。以昧時宜之權也。○東陽許氏曰。敬。兄。禮也。

雖無食而將死。必不可奪兄之食。而違敬兄之禮。婚娶禮也。雖至於絕嗣。必不可摟人處子。而違婚娶之禮。任人蓋異端之徒。棄蔑禮法。而譏侮之者。故孟子止就其所言食色二者。使之自權其輕重。而自思之。蓋不屑之教誨也。○蔡虛齋曰。任人之問。蓋邪說也。此暴行之文也。任人蓋見孟子之論。常持禮法。而以為迂。故私與屋廬子辨。所以陰壞孟子之說也。戰國之時。議論大抵如此。所謂功利之學也。故孟子自以為承三聖。任人發問之意。極是不良。蓋有無限不好事。在後來。乃人類與禽獸之所以分。世道興衰。否泰之所以判者。噫。危哉。任人之意也。孟子之功。所以為大。○任人只重在死字。及不得妻字上。不曾思及。終兄臂與摟處子之犯大節處。故孟子出此一頭。與之平。稱就見得禮終是重矣。○顧麟士曰。此章言輕重。如稱物相似。任人是一頭重。輕者。孟子之說。則兩頭俱重。取舍了然矣。○不終則不得食。不是偶。然不得食。不摟則不得妻。不是暫時不得妻。故曰兩頭俱重。不要反把食色一面說輕了。則將終之乎。則將摟之。

辨按堯舜皆可為非不為而皆堯舜也。不但為字是。用功之辭。即可。字亦正。是能為之。且惟有待。學問。故曰為。惟人性本善。故曰可。總不在形體上論。今曹交。但曰食粟而已。無他材。能是。把可為之。具先自味。失了。是以茫茫然。謂其如何則可也。○形體是身。食粟亦止。軀殼而虛靈之心。仁義之性。而性中自然有為。之未盡。失之矣。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

匹字本作鳴。鳴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騫。是也。烏

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語類孟子道人皆可以為堯舜。何曾復道是堯舜更

不假修為。且如銀坑有鑛。謂鑛非銀。不可。然必謂之

銀。不可。須用烹煉。然後成銀。

同大至記曲禮。庶人之摯。匹。註匹讀為騫。野鴨曰鳧。

家鴨曰鶩。不能飛騰。如庶人之終守耕稼也。○趙氏

曰。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烏獲至。大官。○新安陳氏

曰。為之一字。為此章之要。所謂弗為耳。及下文所不

為也。皆與為之而已。一句相應而行。堯之行。與歸而

求之。行也。求也。皆所以為之也。舉烏獲之任。是亦為

夫不其司條梓 卷十二 告子下 近譬堂

或者兼以舉烏獲之任說者。泥而鑿矣。烏獲之任，人固以不勝為患也。如何為得。所謂是誠不能也。
按時解謂不勝匹雛舉百鈞舉烏獲之任。總在一人身上言。見有力人無力人與烏獲都只在用力與不用力間。愚意此說不去。人之力有必不能如烏獲者。如何強之為烏獲。斷當從蒙引之說。但玩文氣。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自指一人說。前此為無力人。而今則為有力人。以用力與不用力也。蓋此人只這一箇形體。豈前此小而今此大哉。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此却有然則一轉意。已推開不頂有人於此人字來。言說不在形體。則能舉烏獲之任。便是箇烏獲。豈必形體與烏獲相同。若仍作一人說。則恐力與德不同。人人可為堯舜。人人不能皆為烏獲也。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卑貼能勝堯舜說。以弗為為字與亦為之而已矣。緊相照應。中間為有力為無力。為烏獲三為字。輕如云。則是箇無力之人。是箇有力之人耳。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或問楊氏之說亦為親切。但其書又有曰：佛者隨處為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之說。此自得者之言。最為達理。但其言周遮，使便通徹，亦須把來做一件事。若孟子之言，則無適不然矣。愚竊惑之。夫釋氏之言，偶與聖賢相似者多矣。但其本不同，則雖相似而實相反也。蓋如此章孟子之言，均是行也。而一疾一徐。

其間便有堯桀之異。是乃物則民彝自然之實理。而豈人之所能為哉。若釋氏之言。則但能識此運水搬柴之物。則雖倒行逆施。亦無所適而不可矣。何必徐行而後。可以為堯哉。蓋其學以空為真。以理為障。而以縱橫作用為奇特。故與吾儒之論。正相南北。至於如此。今不察焉。而以達理自得稱之。至語其病。則以為特在於周遮著意而已。如此。則是凡為佛者。去此二病。而遂與吾學不殊也。且其所謂無適不然者。亦未見其有以發明孟子之意。而異於釋氏之言者。豈其記者之失與。不然。則始於儒佛語性之不同。亦有所未辨矣。程子有言。以吾觀於釋氏。句句同。事事合。然以其本之不正。是以卒無一句一事之同。正謂此爾。或問於胡文定公曰。禪者以拈提豎拂為妙用。如何。公曰。以此為用。而不妙。須是動容周旋中。禮方始是妙用。處以此求之。楊氏之言。其得失可見矣。

評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這只是對那不孝不弟。底說。孝弟便是堯舜之道。不孝不弟便是桀紂。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堯舜不過率是性而充其量。非

有所增益於性分外也。○和靖尹氏曰。堯舜之道。止於孝弟。孝弟非堯舜不能盡。○南軒張氏曰。人性莫大於仁義。仁莫先於愛親。義莫先於從兄。此孝弟之所由立也。盡得孝弟。則仁義亦無不盡。是則堯舜之道。豈不可以一言蔽之乎。人孰無是心哉。顧體而充之。何如耳。○慶源輔氏曰。陳氏就孝弟上說。而極於堯舜之聖。楊氏是就堯舜上說。而本於孝弟之近。二說互相發明。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其警發於人。尤為切至也。○呂晚村曰。非謂人纔孝弟。便是堯舜。乃言堯舜之道。亦不外孝弟也。須先將堯舜之道講得濶大。精微。然後收捫到孝弟中。來以見庸行。為入聖之要耳。近人語意偏滯。不是易言孝弟。輕以堯舜許人。便如堯舜者。孝弟而已矣。竟忘却之道兩字。

與王觀濤曰。堯舜之道。道字不另講。下孝弟。即是道也。觀而已矣。字可見。

辨按。人都把堯舜之道。看大了。把孝弟却看小了。惟看大了。堯舜之道。故以堯舜為不可為。惟看小了。孝弟。故忽以爲庸近。而不肯為。故孟子就疾行徐行之

問而指點之曰。堯舜之道雖大。亦不外此孝弟而已矣。孝弟不難為。則堯舜亦不難為矣。語氣本如此。註引陳氏之說。在前者。先就堯舜身上見其雖盡人倫之至。只是率性。吾性之發端。只是孝弟。為萌芽。何嘗加毫末於。是其引楊氏之說。於後者。次就為堯舜者身上見。堯舜之道似大而難為。而所以為之下手處。只在行止徐疾之間。便是孝弟。孝弟之極。便是堯舜。非有高遠難行之事。何不為之。陳氏體貼本句內意。楊氏補足本句外意。稼書反以陳註為濶。楊註為切者。非是。○若道字不另講。則堯舜只一箇孝弟。孝弟只一箇徐行後長。恐太說得淺易。道理便有滲漏。雖孟子是對曹交粗淺人說。然當於淺易中包含深遠。不可將道理截斷牛欄。○論克孝弟之極。亦更無孝弟之外之道。然在當下。教曹交為孝弟。於徐疾之間。便道盡堯舜之道。却不可。而已矣。三字。正要兩面皆圓。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率。必

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禮。故孟子

告之如此兩節云。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指其以身之長短與湯文較也。人皆可以為堯舜。豈謂是歟。○覺軒蔡氏曰。孟子以人皆可為堯舜。所以誘曹氏之進也。然亦豈謂不假修為。而即可以堯舜耶。勉之以孝弟。又勉之以衣服言行之間。固不以難而沮人。亦不以易而誇人。惜乎曹交之不足以進此也。○新安陳氏曰。上一節告以徐行疾行。此一節告以衣服言行。皆是執其病之切處箴教之。○蔡虛齋曰。子服堯之服三句。都須就孝弟說。然上文只告以孝弟。而此却言服與言行者。以其禮貌衣冠言動云云。理故及之也。○徐行後長

一節言為堯舜之易子服堯之服一節言為之在我

也。王觀濤曰服言行不必跡合只合於孝弟良心便

是。按上節徐行後長只就弟說並未說孝是如何即

弟之道亦未深言之下便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總見他行止之間不和順故以孝弟教之此又只

就衣冠言動之間見其循禮則堯違禮則桀雖循禮

便是孝弟違禮便不孝弟然此又畧覺推開些說蓋

雖不對親長之時衣冠言動亦要循禮故也若說凡

一衣冠言動間即必求合於孝弟之良心則過為推

深乃知斯弗去節文二者以至於手舞足蹈皆孝弟

之意孟子恐不遽為曹交告也集註不跟定孝弟說

衣冠言動而但曰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泛說輕說

固自有意。頑按此節正應亦為之而已矣句見為堯則堯為桀

則桀且堯桀之分亦不必遽究其精微深奧之處只

衣冠言動之間為堯則已是堯為桀則已是桀愈粗

淺說愈得引進粗淺人之意若說一衣冠也要求之

孝弟一言動也要求之孝弟便說深了反使他無下

處手。日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同大全慶源輔氏曰此亦是富貴者之習氣都未知

那居無求安之味在。○蔡虛齋曰見於鄒君而曰得

假館而曰可以受業而曰願留其詞皆遜而鄙陋

夫子是司條梓 卷十二告子下 近譬堂

雖受業何益故孟子不容其受業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或問學莫難於知道故欲脩身者必以致知為先今日道豈難知而特患於不為何哉曰道之精微固難

知也。然自始學言之則如是而為孝如是而為弟如是而為不孝如是而為不弟其大體向背之間豈不显而易见乎致知云者亦曰即其已行之知而推致之耳。今曹交於此似有所未知借曰知之亦未必能行之也。亦何暇及乎致知之方乎。予於大學之序必以為因小學之成功而後力有所施蓋為此耳。**語類**歸而求之有餘師須是做工夫若茫茫地只是如此如前夜說讀書正是要自理會如在這裏如此讀書若歸去也須如此讀書看孟子此一段發意如此大都在疾行徐行上面要知工夫須是自理會不是別人干預得底事。○非上智生知之質豈能不借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

附大全朱子曰曹交識致凡下又有挾貴求安之意故孟子拒之然所以告之者亦極親切非終拒之也。**精義**或曰聖人之道知之甚難曰聖人之道安可以難易言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仲尼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

有涵蓄意思。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只下這一箇豈字。便露筋骨。聖人之言不如此。如下面說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這數句却說得好。孔孟言有異處。亦須自識得。

同新安陳氏曰。可為堯舜。在性分。不在形體。交以形體似聖人言。陋矣。孟子所答全章之要在為之而已。中言行堯之行。以躬行言也。末言豈難知與。病不求歸求。以求之言也。求之以開其為之之端。躬行以盡其為之之實。則所謂可為堯舜者。必真能為之。安有不假脩為而可安坐以至堯舜之理耶。徐行尤易能。故先只言徐行之弟。而後總以孝弟言之。有餘師。非謂人師也。如先儒所謂學者當以己心為嚴師之意。○慶源輔氏曰。道若大路然。人所共由者也。初匪難知。但患人蔽於私。役於氣。自暴自棄而不肯求耳。誠能即其孝親弟長之良知良能。而適其自然之性。則一性之中。萬理皆備。日用之間。隨所感處。無不發見。而察之而體之。則師不必求於外。而得道不必索於外。而存矣。○蔡虛齋曰。夫道若大路。不可謂道者。孝弟而已矣。豈難知哉。亦不可謂孝弟之道若大路之易知也。不如虛說道字。○註云。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是專以孝弟言。而又曰。性分之內。萬理皆備。謂之萬理。孝弟之理在其中矣。若專言孝弟。則於性分字未完。隨處發見。無不可師者。依那道理做。便是以道為師。所謂有餘師也。○林次崖曰。夫道若大路。須放開說。不止上文孝弟。故註曰。性分之中。萬理皆備。或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尚有未盡者乎。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約堯舜之德。而歸之孝弟也。夫道若大路者。示人以人道之全。使人求盡之。以至於堯舜也。其理固自相通矣。○性分之中。萬理皆備。求之事親長長之間。則其理隨處而發見者。所謂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本立而道生也。有餘師。只在隨處發見。上如惻隱之心。發見。這惻隱便可師。即此克之。便是吾師也。蓋惡恭敬是非亦然。

辨按道若大路。孝弟只是路之起。脚處由此。而親親而仁。民而愛物。都是道。却自孝弟行起。非以孝弟盡道。而謂孝弟之道若大路。然也。雖通神明。光四海。只

一孝弟做成道原不外於孝弟。然此又別自話頭。孟子此處告曹交却只是孝弟為行。仁之本之意。所謂初發脚時也。看或問道之精微固難知。自始學言之如是而為孝如是而為弟。大體何背之間。豈不明而易知。則其以孝弟為發端用力之初而不以之盡道可見矣。○惟如此故夫道字概說歸而求之只貼事親敬長之間。說集注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又是推開一步說。見能求之親長之間則吾之性分原是萬理皆備之性分。何處不有天良發見漸漸發見得多。則漸漸擴充得大而無不可師矣。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

之傳為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家國之念深故其憂苦父子之情切故其辭哀。○王觀濤曰怨是公孫丑述高子之意如此。後凱風何以不怨。方是公孫丑自出已意言之。

辨按詩貴溫柔敦厚。自是常法當如此。今小弁之詩哀痛則不溫柔迫切則不敦厚。故高子以怨為小人之詩。此但據常法以論詩。而不知通古人事勢之變。故孟子謂其為固。○小人者言其性情偏急無寬容之量。失仁孝之心也。○須知通章只是論小弁之詩不是論平王。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

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關與鬱同

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

親之心仁之發也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小弁之事人倫之大變宗社傾覆繫焉如之何勿怨是其怨乃所以見親親之心蓋以愛親之心仁之發見者也○蔡虛齋曰越人關弓而射之孟子之言不謂其不怨而直謂其怨之也宜然則其與舜之怨慕同者未盡然矣然必引舜之怨慕為言者取其親親之意在耳觀其曰親之過大不怨是愈疎也則其怨亦與小人之怨不同矣抑孟子亦非言與舜同也但曰舜猶怨慕云爾朱子亦僅取其兩句○吳蓀右曰越人二段重兄一邊射之之字指所射之人言道之疏之二之字指關弓之越人言戚之之字指其兄言親親謂親愛其親也

異王觀濤曰親親仁也乃一事之仁非全體之仁

辨按怨字親親字仁字是三層推說怨正知有親而不肯薄待其親故怨處即是親親然親親特一念之孝不敢忘親而推其本即是仁之所發也不必又以仁為非全體之仁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

此以自責也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母生七子而寡不能安其室七子作詩不敢非其母引罪自責謂子不能慰母心使母不安以感動之也○呂晚村曰凱風何以不怨何以是不解之詞然非不解凱風之不怨正不解小弁之當怨也○其實高子之怨與孟子之怨不同高子怨字內即帶不可磯意孟子怨字內即帶慕字意如此則不啻去而萬里矣

辨按以怨為仁其親則凱風之不怨反為薄其親矣

故舉來對勘。自此可見怨字。只在詩之辭意哀痛。迫
切上說。不在心之怨。親上說。若小弁怨親而不自責。
孟子豈有取之之理。如我罪伊何。維其忍之。亦只是
辭意太迫切。非怨親也。凱風我無令人。莫慰母心。何
嘗不有怨艾之意。然只是自責不歸咎於
親。便見敦厚不迫切。亦是自辭意如此。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

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愈疏不

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附大全朱子曰。親之過大則傷天地之太和。戾父子
之至愛。若此而不怨焉。則是坐視其親之陷於大惡。
愆然不少動其心。而父子之情益薄矣。此之謂愈疏。
親之過小則特以一時之私心而少存虧於父子之

天性。若此而遽怒焉。則是水中不可容一激石。一有
激石則叫號而遽怒矣。此之謂不可磯。故二者均為
不孝也。

同南軒張氏曰。小弁凱風其事異。故其情其辭異。當

小弁之事而怨慕不形。是漠然無親。當凱風之事而

怨心遽形。是歸過於親。皆失親親之義。而賊夫仁矣。

故皆以不孝斷之。怨一也。由小弁之所存則為天理。

由高子之所見則為人欲。不可不察也。呂晚村曰。

只論小弁之詩。其理正當。怨不是說。平王能怨亦不

是說。有此小弁之怨。平王便可稱孝也。至謂人主之

孝與庶人異。是以功利奪天倫也。論語為衛君章。孟

子竊負而逃。章又曰。如何作解。親之過大過小。特因
其絕天性之愛。傷陰陽之和。有甚有不甚。從此而分
耳。俗說乃以為一關於宗社事。大一止於身家事。小
如此說。則虞舜不當怨慕矣。
辨按以過大為有關宗社。其說始於陳定宇。只因過
大解不來。生此曲說耳。玩朱子說傷天地之太和。戾
父子之至愛。何嘗說及宗社。須知申后已黜。宜曰已
夫仁是司條辨 孟子 卷十二 告子下 近譬堂

廢故曰傷天地之太和。戾父子之至愛。此時無可挽回。父已絕愛於子。子竟恣然置之。而不怨。豈非忘親而為不孝之大乎。若七子之母。不安其室。雖有再嫁之意。而事在未行。故曰特以一時之私心。而少有虧於父子之天性。其時尚可挽回。故七子但痛自刻責。以感動其母心。或者安於其室。而全天性之倫矣。此過大過小之所以分。而非關宗社之說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

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

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愆也。

程子論小弁之怨與舜不同何也曰。舜之怨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反諸身以求其所未至。

之辭。小弁之怨曰。何辜於天。我罪伊何。則自以為無

罪矣。此其所以不同也。歟。

附大全問說詩者皆以小弁之意與舜怨慕同。竊謂

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後而君子

秉心維其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

與舜怨慕之意。似不同。朱子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

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

辜於天。亦似自以為無罪。未可與舜同日語也。

精義伊川曰。小弁之怨與舜別。舜是自怨。小弁直怨

我。辜伊何。

同雲峯胡氏曰。七情中有哀而無怨。怨出於哀。哀之

切。故怨之深。雖程子嘗論小弁之怨與舜不同。然皆

出於人情之至。痛而天理之至真者也。

異呂晚村曰。只論書。不論人。論理。不論事。處平王之

地。作平王之詩。只有一怨字。為至。怨至。便是舜之大

孝。此論理也。小弁之可取。正在能怨。此論詩也。宜曰

非能怨之人。其傳亦未嘗導以處怨慕之事。此又當

別論。不以小弁掩者也。將宜曰。與小弁分開看。則詩

教史法兩義相發而不相礙矣。○陸稼書曰：蒙引謂五十而慕，不必拘親之過大過小，只是認箇怨字，愚意替賈之欲殺子，還作大過看，為是陳大士謂殺子甚於逐子，逐者之子之係，天下甚於殺者之子之係。一身權之正相當也，此與愚見合。

選按孟子引舜之至孝，在於怨慕。正見不忍忘親，所以為孝之意，非定以舜之怨方小，弁之怨亦非定以舜之孝方平王之孝也。一比方對勘，便失孟子本旨。晚村謂怨至便是舜之大孝，然則平王之不及舜孝，猶有怨之不至者乎？今觀君子秉心維其忍之之言，未免太過。故朱子謂但常人之情，自未到舜地位也。蒙引認煞怨字已不是，稼書認煞替賈過大亦不是。總之，虞舜有虞舜之時，勢境地宜曰之時，勢境地在虞舜亦不當如宜曰之怨，親在宜曰亦不當如凱風之怨，又况舜以大聖人之孝，怨慕而致底豫之效，尤非宜曰之所能及者乎？只親已逐子而子不心親，哀痛迫切，總是天性未絕中事故，有取焉耳。

○宋輕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宋姓輕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時宋輕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鉞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卽此人。

也。

同王觀濤曰二王我將有所遇是說不遇於楚必遇於秦不可倒說不遇於秦必遇於楚。○湯霍林曰構兵且漫說兵速禍結以侵下不利意

辨按或謂宋輕是有志用世之人與平常遊說者不同其所之亦甚有關係故孟子問其何之。○愚意孟子尚未知何之而預謂其所之必有關係亦太看高了。宋輕只平說為是。○先說楚王而後說秦王其中必有一段意思在。非僅以逆路之遠近便不使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

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

精義當是時以利害誘說為能。天下知利而不知義。故孟子拔本塞源而救之。其與人言也。一斷之以正而已。

同大全蔡氏曰宋輕在當時想亦是年德之高者。故孟子以先生呼之。而猶不免溺於利害之私。蹊不知仁義之正道。世俗從可知矣。○張彥陵曰志大謂其志在安民。與從人之志在為楚。衡人之志在為秦者不同。故孟子因其志而思以正其號。○吳蘇右曰不可二字正欲抹煞他利字。下二節皆發明不可之意。說以不利彼必求所以利。是以利罷者必以利而與。故名號不可。

辨按宋輕說楚必有楚之所以不利。說秦必有秦之所以不利。我將言其不利。其字兼指二國言。因孟子但問大指。故只合說一箇言其不利。○罷兵息民亦不是關切生民好念頭。故孟子許其志。然言其不利。却不在生民之愛養上立說。而在國勢之傷殘上立說。心則無他。而名號不善。輕以為至輕至微而不知其與二各判此。即有所為而為之。與無所為而為之。之。

分也蓋號雖是名却是指之趨向處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

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以利說二王而罷兵若足為斯民幸矣然上下皆懷利以相接必將有滅亡之禍是利未得而害已甚矣以仁義說二王而罷兵上下皆懷仁義以相接則仁必愛親義必急君雖不言利而仁義之利自在其中矣此章大意與首篇首章相似利端一開利心競熾而大倫將不暇顧其禍有甚於交兵者交兵不過殺人耳言利則必盡害人心孟子此章於遏人欲存天理尤嚴焉南軒張氏曰古之謀國者以義利不以利害此天理人欲之所以分而治忽所由繫也說之以利使其能從亦利心耳罷

兵雖息一時之患而徇利實傷萬世之弊。○西山真氏曰：戰國交兵之禍烈矣。宋惺一言而罷之，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所甚願者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大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蔡虛齋曰：此章要緊處，都說了。讀只，要直會得，由宋惺之說，則秦楚構兵，都不論是非，不論得失，只是無利便不當為，推是心以往，當惟利之求矣。寧不至於亡，由孟子之論，則天下只看個仁義是當為者，如秦楚構兵，要非仁義之舉。若以仁義說之，吾言一入，則彼之兵自息，亦足以活許多生人之命。且使彼惟知仁義之為美，而務之，由是仁必愛親，義必敬君，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雖不求利，利在其中矣。此章與首章同一機軸。○林次崖曰：懷仁義以事其君，是懷個仁義之心去事君，不是把仁義去事君也。蓋其所以事君者，只是見得道理當如此，初不為一己富貴之圖，便是懷仁義以事其君也。這裏容易說作把仁義去事君，殊不是。緣此源流出於以仁義說秦楚之王也。○以仁義說秦楚之

王只是就構兵上說其非仁義，不是構兵外另說他去做仁義也。就構兵上說其非仁義，仁義只在構兵之中。所謂殃民非仁，過制非義。若孟子之告慎子，是也。構兵外另說他去做仁義，仁義又在構兵之外。是秦楚方構兵，把個仁義去替他，使舍彼而為此也。其不同如此。○懷利懷仁義，若不作懷利心，懷仁義之心說，只作教君去營利為仁義，然則為子弟者亦教父兄去營利為仁義耶？理有不通矣。○王觀濤曰：師，即士也。勿分將帥卒徒，懷字根悅字來最重。○臣子弟不必拘定三軍中人說。○利說秦楚利字，以息兵言懷利利字，寬說是一點私心，有為而為之意。仁義說秦楚仁義字，以不殃民為仁，不論制為義。言懷仁義之仁義字，亦寬說是一點公心，無為而為之意。按兩節，不平。看上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是正破他。說先生之號，則不可。見言利罷兵，不但不罷，即罷兵之說，行而利之為害無窮，不至於亡不止。此已了得。不可二字，下一節，是孟子自出仁義之大指，以教之。見仁義之說，一倡，則必至於王也。末復以何必曰利

一句。應轉前文。○兩節層次是漸漸推開了去。以利說。以仁義說。不過就罷兵一事而言。而秦楚之王悅之。三軍之士亦必悅之。已推開一層矣。然一事悅利。則必事事悅利。一事悅仁義。則必事事悅仁義。而懷利懷仁義。其必然矣。又是推開一層。然此亦不獨三軍之士為所罷者而然。即凡為人臣人子人弟者。孰不懷利懷仁義。有然則更又推開一層。如此所以必亡。所以必王。○上只說為人臣人子人弟而未說為人君父兄。下却以相接二字包括之一。則重在下之事。上一則見感應同然。○仁義性所固有。初間喪失。猶與後來保全。今各各懷利。則終去矣。利本後來私心。只懷仁義自然去利。故不曰終去。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趙氏曰季任在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

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附大全朱子曰初不自來但以幣交未為非禮但孟子既受之後便當來見而又不來則其誠之不至可知矣故孟子過而不見施報之宜也亦不屑之教也

同慶源輔氏曰來見則禮意重幣交則禮意輕也○蔡虛齋曰孟子居鄒處於平陸居處二字少有別居意常處意暫蓋鄒是父母之國平陸其所寓也○季任為任處守處對出而言蓋君出而為君守位者不出故曰處守○張彥陵曰曰居鄒曰處守曰平陸曰為相此是序事中書法却未道破

辨按說箇居鄒則去任必遠已含難來見意而為任處守則尤不得輕出此兩埋不得之鄒之根也說箇處於平陸是齊之近邑已含可以來見意而儲子不過為相則出而見賢不但時可乘暇而亦職分當為

此兩理得之平陸之根也。○兩受之而不報，非有意不報。註云：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蓋幣交道遠，自非一時便能答報。此兩不報，甚平常。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

同蔡虛齋曰：謂已得聞而問也，非謂孟子所處有間隙也。故大註云：知孟子處此必有義理。
同按：由鄒之任是一箇他日，由平陸之齊又是一箇他日。由鄒之任為見季子而之也，由平陸之齊非為不見儲子而之也。這也須識得。○得聞便窺尋義理，是屋廬子最善學處。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

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

同張彥陵曰：連得聞矣。謂此中次有箇義理為用之問。渠亦曉得孟子意不在此，特設此以相探耳。非是以俗心窺師。

同按：兩事為時亦必相近，故屋廬子於一見一不見上致疑。為其為相與已置見季子不問而單問不見儲子之故矣。以疑處原在此也。與字甚活，知其不為此而疑之之辭。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

于享故也。

問儲子儀不及物幣可反乎曰始交未容逆料其不誠既受則不可反矣。

同大全蔡氏曰享不在幣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蔡虛齋曰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此數句皆書詞出洛誥周公告成王以御諸侯之道也。今備述本文及蔡傳如左方知享之道但書所享指天子孟子引之則謂享賢者事也。

問按儲子始以幣交必是當交而交者其交必以道而其接亦必以禮矣及其終不來見而方見其儀不及物故朱子謂始交未容逆料其不誠。

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幣物有餘而禮儀不足是有慢上之心謂其所貪在物雖禮意不足無妨乃是雖有享之名而不成享之禮也。○蔡虛齋曰惟不役志于享言但以物為享也為其不成享也言既不役志于享則所謂享者特其名耳實則不成享也。**辨**按上書詞既以惟不役志于享自解不享之故而孟子又以為其不成享解之者蓋不役志於享是就心裏說不成享是就外面說不役志於享是說起念之初已無誠意不成享是說該其始終總不成禮蒙引雖云要深一步而實未發出。

平陸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

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

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不得之鄒而不來。則是制於禮者也。得之平陸而不至。則是簡於禮者也。制於禮者欲為而不可簡於禮者。可為而不欲。君子之所為。一視其禮意之輕重而行吾義而已。○覺軒蔡氏曰此章見孟子於禮意之間。是否之際。權衡輕重各稱其宜。如此。然皆以幣交而皆受之。豈孟子當時亦有幣交之禮。而季子儲子皆非惡人。亦有可受之理歟。○按屋廬子之悅。不但悅其得儲子。不成享之。故並悅其得季子。成享之。故蓋已有下得之。不得之二句。在胸中也。或人之疑。是見得均以幣交而未來見。成享則皆成享。不成享則皆不成享。而何獨以儲子為儀。不及物乎。故屋廬子下並舉季子儲子以解其惑。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蔡虛齋曰名實二字要做一類看。不必謂名者實之賓。實者名之主。夫註自分曉。曰名聲譽也。實事功也。大凡仕進的人。所圖便在此二者。○林次崖曰夫子在三卿之中。為人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為人又不成矣。故以為未仁。髡意以天下之道。二出與處而已。出便是出。處便是處。各成其事。方是仁。若既出了。未能成事。又去之。既不成處。又不成出。兩無所成。這便不得為仁。不知為仁。固君子之本心。然時之用。猶汲汲於為人。必至枉道。未有能直人者。故古之聖

賢救世之心雖切。在己之道終不可枉。

吳蘇右曰。髡雖有為人自為二議。而意實重為人

蓋認為人一邊為仁也。末句緊接名實未加說。見孟

子有先名實之迹。而無為人之仁。不必兼自為一邊。

按先名實者為人。後名實者自為二句。原平說先

名實是濟世之仁。後名實是獨善之仁。下夫子在三

卿之中。方說孟子既在三卿中。則已是先名實。非自

為矣。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則又不成其為人而

似後名實者。然雖有側注之意。而亦兩邊。夾擊孟子

固如此乎。此字指如此不成為人。又不成。自為乎。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

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

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

何必同。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

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

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

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

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

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

為心。豈聖人之心哉。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無私心以存諸心而言。合天理

以行諸外而言。人固有雖無私心而行事不合天理

者。唯仁則內外合。天人備矣。○雲峯胡氏曰。集註於三子之中。引楊氏說。獨詳於伊尹者。如夷惠不屑就

不屑去其迹甚易明。惟伊尹有去又有就其心未易識。故詳之。○蔡虛齋曰：此條是反髡所明意。蓋髡所問意言不為人則自為。孟子舉此三子言伯夷不屑于就者也。下惠不屑于去者也。伊尹則有去亦有就者也。去者是仁。不去者亦是仁。安得拘以為人與自為。顧其所存所處何如耳。○君子亦仁而已矣。說開去。不指三子。孟子自謂也。孟子所以反髡意。重在夫子在三。卿之中。以下數句。何必同句最重。○林次崖曰：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也。其趨一者。心之所存。一皆無私。而其事皆合天理也。伯夷之去。非沽名也。天下無道。在所當去。是其心固無私。而其去亦合天理也。下惠之不去。非貪祿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其心亦非有私。而於理亦合也。伊尹之有去。有就。其就湯也。感湯之聘。欲以道覺民。其就桀也。以湯之進。冀其悔過。遷善也。其去而就湯也。以桀不悔過。而湯有可就。亦非為利祿也。是其心未嘗有私。於理亦合也。無私心。以心言。合天理。以事言。

陸稼書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是言君子一

人之先後不必同。不是言君子與古人不必同。承上三聖口氣。當云：以數聖人而不必其同者。則君子一人之先後亦不必盡同也。

按三子者不同道。只是見行事之跡不同。趨固在心上說。然既是趨向。則已由心而趨。向於事已不單是心。故註於仁字。以無私心而合天理兼釋之。存疑此段最看得好。○分明有三子者。不同字而在上。則何必同。亦正見不必與古人行事之迹相規合。只是心無私。而當天理便了。乃稼書謂數聖人既不必同。則君子一人之先後亦不必盡同。殊覺牽強。蓋孟子行事之跡。既不必與古人相同。則已可該得一人之先後不同矣。不見伊尹之就湯。就桀亦先後不同耶。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

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

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

○吳孫右曰史記云公儀休為魯相奉法循禮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子柳言君子道行則樂其治子思請結恩百姓修禮鄰國非復昔日之魯曰屑甚髡蓋誣之也
○按首節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便含賢者無益於人國意亦便含孟子不得為賢意但隱而不露此下兩段乃漸漸逼緊耳與他處遁詞不同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

削何可得與

百里奚事見前篇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亡則何止乎削故曰削何可得削之不一亡何以三賢在也否則如虞之亡求削而不得

可得矣。○王觀濤曰孟子本願學孔子而此章乃引夷尹惠且下至百里奚者蓋亦以淺形深如云奚不過一霸佐耳而有關與亡如此况不為奚者乎
○按觀濤說固好孟子原亦不論援引之人與已高下若何只前段要明趨一此段要見用不用字因奚不用於虞而用於秦故引之非必說到不屑為奚也活看尤佳○乞緊是用不用字隱含齊王之不能用矣却不著意在此只以亡字霸字與削字對針而去國之情隱隱於孔子處照出可謂忠厚之至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

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縣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髮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

同大全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杞殖華還載甲夜人明日先遇莒子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食偵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故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劉向說苑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莒戰梁遂圍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為之隕而隅為之崩○吳氏曰按左傳禮記皆無華周妻哭之事髮不過帶說華周猶前篇稱禹稷過門不入耳○蔡虛齋曰二句一類事者已之所為功者人之所歸謂功名也○王觀濤曰內以抱負言外以

功業言為其事即頂有諸內無其功即反形諸外。句一正一反作兩層看。

辨按髮以孟子在齊各實未加正是未為其事故無其功因未為其事而並謂其未存諸內故以不賢相譏至孟子之無所作為以齊不能用則髮竟截斷了說所以孟子於下節又下不用二字。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
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急於政事子
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日且郊如致燔于大

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燔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眾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髮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大。全慶源輔氏曰：觀孟子引孔子之事以答淳于髡，則孟子之去齊亦必有所為而不欲言之者矣。○

汪氏曰：為肉為無禮，皆非知孔子，蓋不能用聖人而耽聲色。君之大罪，燔肉不至，君之微罪，若不以為微罪，行而著君之罪，則為不仁。苟去則為不義，以微罪行仁也。不為苟去，義也。君子之所為，仁義而已。○新安陳氏曰：髡本辯口滑稽之徒，始謂孟子去齊而未仁，孟子答以夷惠伊尹或去或就皆仁也。又謂有賢則必識之，孟子答以夫子之去魯亦豈髡所能識哉。反覆言古人事，末方以君子自擬，以眾人指髡，髡雖譏孟子未立功而去，而孟子所以去齊之故終不自言，以顯齊王之失，亦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焉。自謂所願則學孔子，今觀其進退語默，宛然孔氏家法也。
異蔡虛齋曰：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謂孔子以燔肉不至而行，其用意欲人咎其以微罪行，謂孔子以燔肉微罪也。非謂以君相之微罪而行也。此所以為不顯君相之失，以為用意忠厚也。然雖細故亦其故也。故又曰：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林次崖曰：以微罪行，不欲苟去，是二意俱就燔肉上見得。蓋燔肉小事，聖人乃以是去，不為無罪，是在聖人有微罪也。然雖小事

在魯君亦不是亦有可去處是其去亦有故也
按時解只重為魯不用上不用下不用微罪亦非也
 不用二字止是點眼其因不用纔不為其事而無其
 功孟子總不欲明言之也不知者為肉知者為無禮
 皆不識孔子正對針髡不識孟子然其所以不識孔
 子者以君子原自難識既欲以微罪行又不欲為苟
 去眾人如何識得然則孟子之不顯齊王不用之失
 而又不欲為苟去者又豈髡所能識乎此意正是要
 緊處○則欲以微罪行詳已明解為不欲顯其君相
 之失見欲微其君相受女之失而行之也然如此又
 恐為苟去故又託之膳肉之小事耳註又不欲為無
 故而苟去又字折得分明大全汪氏謂膳肉不至君
 之微罪若然則以膳肉之微罪行即是不為苟去之
 故註何為下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至蒙存則謂孔
 子以膳肉之小去國為有罪若然則既自負微罪又
 安得不為苟去乎集註以不欲顯三字解微字以君
 相之失解罪行字以又不欲無故苟去解以膳肉行
 意下又總承之以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膳肉行益明

白矣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
 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

商湯周文武也世宗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

晉文謂之五霸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自王道衰霸圖盛人惟知五霸

之功豈可議五霸之罪惟孟子崇王賤霸故以三王

律五霸而名其為罪人焉五霸宜從前一說
 按人看此章謂孟子罪五霸之意輕罪今之諸侯
 大夫之意重而二者之中尤重罪今之大夫此雖本
 林氏總註然愚謂孟子之意則嘆三王之益遠而王

道之終不得行也。今之大夫既逢長其君之惡而不引之以當道志仁諸侯並不能行五霸之事而得罪於五霸然其端則原自五霸壞三王之法而得罪於三王也。王道之不行豈一日哉。世數流極至於如此。此孟子所以痛恨於富強功利之習而必以仁義挽回之與。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擄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

王之罪人也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培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擄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天子入諸侯之國首察其土田次詢其賢才蓋為國之道莫先於農桑莫要於人才也。○新安陳氏曰無王如此使居三王之世豈非罪人。○蔡虛齋曰自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至六師移之

皆舉先王之法。而承之以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至伐諸侯者也。以見當時諸侯之違王法。不止搜諸侯以伐諸侯一事。但即此一節。明其無王。而上文所舉先王之法。皆在所違中矣。○養老者無凍餒之老也。尊賢者知重有德也。俊傑在位者收用人才而不取。括克之徒也。此一句。專指布列庶位。以脩百職者。不與尊賢相混。○獨言土地荒蕪。則田野不治。兼之矣。遺老者棄老者而使失其養也。失賢者不見用。所謂考槃在澗。白駒空谷。或居東海之濱。括克在位者。皆聚斂之臣也。○慶以地。或曰三王之世。九州之內。自先王建邦分土時。便已星羅棋布。本無閑地。則當如何。曰。割土地荒蕪。遺老失賢者之地。以賞之。曰。三王之世。命討素行。威命素舉。其四鄰皆無有土地荒蕪者。則又當何如。曰。孟子不云乎。此其大畧也。下則有讓。不言所讓者何事。豈以上文以慶有地在。而怠自可推耶。○六師移之。註既曰誅其人。而變置之。則非滅其國矣。○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討者端拱清穆之上。但出令以討罪人也。伐者奉一人之

命。舉三軍之師。往取罪以復於上也。若搜諸侯以伐諸侯。則何所出令。何所承命。但以形勢驅鄰國而為之辭。以就其私而已。○五伯之伐諸侯。而必搜諸侯以伐之者。此正假仁處也。以其不奉天子之命。亦須合諸侯之議。併諸侯之力。而以為出於公也。天子則命方伯連帥。伐其罪。五伯則搜諸侯。以攻伐。實違其法。而猶竊其法。雖竊其法。而壞其法也。○呂晚村曰。只霸便是無王。桓文之匡定。拜享未嘗不陽尊天子。其實日中無有。將天命。天討之本。一齊蕪却。此搜伐之罪也。若戰國諸侯。并不用陽尊。以為搜伐矣。故第一節。當講霸者之無王。不講諸侯之無天子。無天子。今之諸侯之所同也。

按巡狩述職之典。原天子之所以號令天下者也。亦由天子自己壞了。慶賞刑威。都行不得。然後五霸

得竊其法。以自專。假其名。以自利。但孟子此節。只要見五霸為三王之罪人。自重五霸不尊先王之法。說五霸不止。搜諸侯以伐諸侯一事。得罪三王。然此其最要緊處。搜諸侯以伐。則非奉天子之命。以伐之也。

且搜諸侯以伐則非奉天子之誅而日假天子之誅也如此竊其法壞其法則目中已無王矣更有何慶賞刑威之得以加之耶
頑按入其疆以下至六師移之既承首二句言巡狩述職之事則春省耕二句只是帶說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

人也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置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終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

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圖大全慶源輔氏曰：一明天子之禁。但一意以明天子之禁而已。不孝是惡之大者，故居首。世子必告於天子而後立。既立則豈可擅自易之？不孝是不子，易樹子是不父。以妾為妻則無夫婦之別。○新安陳氏曰：五命即載書之辭。才者育之，亞於尊賢。所以明貴德言歸於和好，無構怨也。○蔡虛齋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賢者皆有德者也。才者于道固亦各有所得也。陳氏之說非。○壅泉激水是兩事。壅者以自利于已，激者以嫁患于人。下文專小利，即所謂壅泉也。病鄰國，即所謂激水也。○泉水若利於已國，則壅泉之激以歸於內，是謂專小利也。泉水若不利於已國，則壅泉之激以歸於外，是為病鄰國也。然專其利於已，則必有病於人矣。嫁其病于人，則亦為利于已矣。○陳紫案曰：一命修身齊家之事，二命用賢圖治之事，三命

柔遠能邇之事。四命天命天討馭臣之事。五命睦鄰尊王之事。○呂晚村曰：若曰五霸桓公為強，則抹殺桓公之功。若曰五霸桓公為賢，則掩却桓公之罪。妙在落一盛字，則功首罪魁俱在內矣。○孟子取葵丘之會，只取其五命尚合義理耳，不是贊其功之盛，亦不贊其信於諸侯。

圖按賢固德也，才亦德之用也。尊之育之，皆所以彰有德。但育次於尊，正是以彰有德中差等。新安說未嘗不與虛齋說合，為並存之。○一命占得大了，這箇易見。若尊賢育才，安必霸者所尊育之賢才亦能如王者所尊育。敬老慈幼，無忘賓旅，亦未必霸者之敬。慈無忘與王者一般。士無世官，官事無攝與無專殺。大夫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皆有常格可循。取士必得，也有許多不同。總之桓公只是假尊士命以為樓伐之地，犯者起而伐之，出於有名耳。○言歸於好，正見同盟原要歸好。若既盟之後，一有犯此五禁者，便是自干王章。自取罪戾，勿謂同盟伐之為不好也。故下緊接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以當日同盟

之諸侯皆不敢犯此五禁為盟好若說既盟以後皆相好則不消申此五禁矣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

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

○大全南軒張氏曰君有惡承順而長之固為罪矣逢君惡者逆探君意而成之罪尤大也其說甚為甚而我賊蠹害尤深蓋君萌不善之念其始必有未安於心未敢遽達也已迎而安之則其發也必果君以為己意未形於事而彼能先之則其發也必為故長君惡於外者其罪易見逢君惡於內者其惡難知易見者害猶淺難知者害不可言也○古為臣之得君未有不自逆探君意以成其惡故君臣之相愛不可解率至於俱亡而後已逢君之惡云者可為極小人之情狀矣○慶源輔氏曰長君之惡者無能而

與懦阿諛之人也。逢君之惡者，有才而傾險陰邪之人也。○蔡虛齋曰：長君之惡者，未必皆逢君之惡。逢君之惡者，未必皆逢君之惡。○張彥陵曰：惡即指犯五禁言。長惡豈是小罪，所以

甚逢惡之罪也。○按：上有皆犯此五禁句，則以惡字即指犯五禁亦

可。且以五禁所該不為不廣也。然五禁却是大綱，其實惡字尤濶。日用間無往不有逢君者無事不承風旨，何時不伺顏色，而且戰國富強債色之事，尤有不堪問者，則惡字自不指定五禁為是。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人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

使之戰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能如是而教其民，乃可以即戎。使之敵愾，禦侮臨戰之際，皆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參不然，則是陷之於死地也。故謂之殃民。在堯舜之仁政，豈容之哉。

○焦漪園曰：天下事論箇利害，箇是非，論箇是非，論箇是非。節是以利害論齊，不可伐一戰節，是以是非論齊，不可伐。○吳孫右曰：此章有殃民過制二意，而歸重制不可過。主蓋知制不可過，則所為皆合於道，自不至殃民而為不仁也。

○按：此章人曰：孟子中間論制不可過處，若多遂謂重制不可過，且謂制不可過是論是非，猶之可也。謂不教殃民為單論利害，則非孟子之意矣。孟子吃緊在殃民二字，斷慎子罪案，蓋不教禮義而用之戰，直是驅諸死地。孟子為齊梁開陳，亦只是這箇意思。下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却是轉一步說便含
 他不能引君當道志仁而徒欲殃民以俸功見縱使
 你之一戰遂有自以為不殃民矣而貪得土地亦于先
 王之禁此意是進一層非單重此意也因他說不識
 乃詳言之豈謂其意重於殃民乎試看戰國時那一
 國不過制如齊過制至千里尚伐燕取之未聞孟子
 以過制止之者何也看下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
 者不為一句撤過過制落到仁上而以况於殺人求
 之緊挽到殃民意可見矣末節務引其君以當道志
 於仁而已亦只是教他莫要殃民何嘗以過制非義
 來對殃民非仁說講家殊憤憤也○戰國時只不嗜
 殺者便可以一天下於梁言百里可王於齊言救民
 水火孟子那一處不是志在生民纔不教而用便是
 殃民纔殃民便不容於堯舜之世孟子明知魯非齊
 敵必至殺人盈野殺人盈城徒使小民死於鋒鏑耳
 昔卑與兩國利害上生計較耶知其必殃民而勸之
 勿殃民彼以貪南陽之心安肯遠止以為我一戰而
 勝何不可知故孟子又打穿後壁見魯已過於對制

何必貪求徒取得來亦非仁者
 所為而况於殺人以殃民乎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

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同蔡虛齋曰不教民而用之一條言其徒殃吾民而
 不足以勝敵也一戰勝齊一條又言縱使勝敵而于
 理亦不可也下文徒取諸彼一條即以申前條意天
 子之地方千里以下凡三條即以申後條意
 與大全新安陳氏曰就使僥倖克敵已驕敵怒禍方
 深耳况未必能且不免敗乎
 按一戰遂有之不可即照下貪人土地而干先王
 之典說新安以為已驕敵怒為禍方深便是戰國遊
 士利害之談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釐慎子名

吳蘇右曰此則二字卑承不可邊來。按不識自承不可邊不承殃民邊然玩此則語氣正從一戰遂有然且六字來見滑釐所憂者不勝不有或不可耳既一戰而勝矣南陽遂有矣而然且不

曰吾明告于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以待諸侯

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

之常制也

回大全慶源輔氏曰觀此二句則知先王之制封國

大小自有意義豈私意可得而損益之哉。辨按要說下諸侯百里為封國定制故此以天子之地諸侯之地陪伴說見天子尚不敢自己過侈而况諸侯可不守天子之封制乎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

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

里

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

不過之意也

語類毅然問孟子說齊魯皆封百里而先生向說齊魯始封七百里者何邪曰此等處皆難考如齊東至

于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魯跨許宋之境皆不可謂非五七百里之濶淳問王制與孟子同而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鄭氏以王制為夏商制謂夏商中國方三千里周公斥而大之中國方七千里所以不同曰鄭氏以文字上說得好看然甚不曉事情且如百里之國周人欲增到五百里須併四箇百里國地方做得一國其所併四國又當別裂地以封之如此則天下諸侯東遷西移改立宗廟社稷皆為之騷動矣若如此趨去不數大國便無地可容了許多國何以處之恐不其然竊意其初只方百里後來吞并逐漸漸大如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到周時只有千八百國非自吞并何不見許多國武王時諸侯地已大武王亦不奈何只得就而封之當時封許多功臣之國緣當初滅國者五十得許多空地可封不然則周公太公亦自無安頓處若割取諸國之地則寧不謀反如漢晁錯之時乎然則孟子子百里之說亦只是大綱如此說不是實效得見古

制又曰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後來更相吞併到周初只有千八百國是不及五分之一矣想得併來儘大周制新國若只用百里之地介在其間豈不為大國所吞又曰看來怕是如此孟子之時去周初已六七百年既無載籍可攷見不得端的如五十而貢七十而助此說自是難行問王制疏載周初封建只是百里後來滅國漸廣方添至數百里曰此說非是諸國分地先來定了若後來旋添便須移動了幾國徙去別處方得豈不勞擾

同仇滄柱曰儉非儉齋儉陋也註訓止而不過極是後世如秦之郡縣唐之藩鎮或憂外重或憂內重只坐不解足字之義而封建遂不亦復矣

辨按封國皆有定制獨舉周公太公為說者以魯伐齊故就兩國溯其始封耳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同焦漪園曰：齊魯之地，均非始封之舊。而田氏之齊，亦非復太公之齊。但孟子方欲責魯，故不暇論齊耳。**辨**按：或疑魯與齊皆非始封之制。孟子論齊王反手，則曰：地不改辟矣。論魯伐齊，則曰：有王者作，魯在所損，何也？曰：列國皆過制，非先王之舊。士君子欲行道以濟世，而欲列國皆各反并吞之地，其勢豈復可行耶？况積弊已非一日，有國滅而無人，可歸者可勝計耶？孟子責魯過制，是其貪土地而殃民，故就越制論其理耳。要之聖賢則時濟世，全是一點公心。能行王政，則以仁伐暴，而無嫌。徒貪土地，則服以上刑而不足。此意看不透，遂使孟子心腸識方，聊餽千古。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况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不殺人而取彼與此，仁者猶且不為，以其非所當得故也。况於殃民而求廣土地者乎。

異林次崖曰：首節重在殃民，上第二節重在不當得。上慎子謂不識是當時俗見，蓋當時用兵，正是欲得地，却以為為不可，此其所以不識也。孟子意以諸侯封土，各有限制，魯初封，只是百里，今已四倍於舊。有王者作，作已當在所損，而尚欲求益，所以為不可也。故曰：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而况於殺人以求之乎。是就帶說上，而殃民意自吾明告于至，然且仁者不為。解然且不可意，方盡。

釋按：慎子伐齊，必是殺人以求之者，必是殺人以求之。而且無益於得者，何也不教而用之也。玩然且二字，便見徒取諸彼以與此，是必無之事。特設出此段議論耳。况於一句博挽，有千鈞之力。看書者以辭之煩，簡論輕重，失之者多矣。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圖大全華陽范氏曰君子之事上也引其君於正小人之事上也引其君於邪君子引其君於仁義引其君於愛民引其君於納諫引其君於恭儉引其君於學問此君子之所以引其君者志於仁而已矣小人引其君於好利引其君於好戰引其君於用刑引其君於拒諫引其君於驕侈此小人之所以引其君者志於下仁而已矣伊尹以堯舜之道引成湯故成湯為堯舜之君周公以文武之道引成王故成王為文武之君此引其君於當道榮夷公以專利引周厲王故周厲王起高以刑法引秦二世故秦二世此引其君於當非道也西伯真氏曰道之於仁非有二也以其事之理而言則曰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心存於仁則其行無不合道矣新安陳氏曰事合理必不爭已所不當有之地心存仁必不殺人以爭地二句不特

可斷此一事實臣事君之法也殃民者仁之反欲慎子導君以仁不殃民而為不仁也○蔡虛齋曰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以其非道也而乃係于仁以此一句究之則仁與道亦不全判然為二但上文之意則實有兩段也

辨物玩本文語氣當道志仁實當串說不當平分蓋引他當道正是要他志仁而志在於仁則益無不當道是雖有內外之殊而事心非截然不相入也又通章重在殃民非仁故不說志仁當道而從當道說歸志仁看上然且仁者不為已將過制納歸仁字可見朱子於下章亦云鄉道志仁不可分為二事前章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亦言志仁之為當道其說最分明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

求富之是富桀也

辟開墾也

附大全朱子曰鄉道志仁不可分為二事中庸曰脩道以仁孟子言不志於仁所以釋不鄉道之實也前章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亦言志仁之為當道耳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前是為君富國剝下承上者此是為君強兵戰勝攻取者暴君之良臣實治世之民賊不能引君鄉道志仁而導以不道不仁助桀為虐者也

興張彥陵曰前章責臣之逢君此獨責君之用人

辨按此章時解以為責君之用人又或分上二節主事君者言末節主人君言者或又以為專就事君言者愚謂皆未看通末節道字俗字看開口從今之事

君者說起自誇富強之術是臣以此引其君矣古之民賊而今以之為良臣則君又以是善其臣矣下為說君不鄉道不志於仁以君之所鄉所志者此富也強也而臣又求富之求為之強戰則臣之所富所輔者亦此富也強也下為賊而上為桀上下交相須以由此道成此俗也雖與之天下豈能一朝若哉此意甚明無人看透有謂君不鄉道以下正見其為民賊者於意亦未全

禎按只我能為君四字便是知有君而不知有民所以為民賊處辟土地侵民之井疆也克府庫重民之賦稅也約與國戰必克我民之性命也非民賊而何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自當時觀之孟子此論若迂且激既而六國吞暴秦亡此論豈不淡中大驗此章與上章意實相類其因譏切憤子而繼發歎。

興林次崖曰本文由字與變字主君言以此二等為良臣者今之道今之俗也道與俗一而已曰由今之俗無變今之道亦可。○蔡虛齋曰本文由字與變字主君言以此二等為良臣者今之道今之俗也。○道字是借用字樣即指富強上之所用為道下之所習為俗。

辨按虛齋既曰以此二等為良臣者今之道今之俗俱主君言又曰下之所習為俗則亦自相矛盾矣麟士謂必如蒙引說與下雖與之天下方合愚謂不然道字指所以致富致強者其準運用處所謂道也看孟子確然下固由字可見俗字與民間風俗不同乃上以是求下以是應此國君臣如此彼國君臣亦然已成戰國時習氣也夫君之所以以此等為良臣臣

之所以以此導其君皆曰可以得天下故耳豈知即與你一箇天下你能一朝居否古今有上桀下賊而可以居天下者乎此自犬彘警醒慨嘆語不必定以與之天下為與君以天下。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

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

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

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同大全新勿軒熊氏曰按貨殖列傳白圭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子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曰吾治生猶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智

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斷決仁不能以取于強不能
 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皆不告也蓋世言治生祖白圭
 按白圭治生之術其薄飲食忍嗜慾與童僕同苦
 樂者儉勤之事也其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棄
 者經營之方也今欲以其術施之國家則未有含經
 營之方而卑講儉勤之理故黃陶菴謂其欲輕賦而
 以偵殖足國與桑弘羊不加賦而足用之意同但他
 秘其術而未言但云欲二十而取一則只是薄賦故
 孟子但言其為貉道非中國所可行其術之巧詐罔
 利孟子固不及盡非之也俟他再言吾之薄賦非徒
 薄之而已又有足國之妙用在孟子必更有以闕之矣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同湯霍林曰以萬室之國喻中國之用以一人陶喻

二十取一器不足用正見不可意

辨按白圭薄飲食則五穀不生惟黍生之可也忍嗜
 欲則城郭宮室宗廟祭祀與諸侯幣帛饗殮之費可
 省也與童僕同苦樂則百官有司之尊卑各分可畧
 也此其所以為貉道也若中國自有五穀之生自有
 城郭宮室等費自有百官有司之人如一
 箇現成萬室之國一人之陶安可以足用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

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饗殮以飲食饋

客之禮也

同蔡虛齋曰無城郭則無營築之費無宮室則無構造之費無宗廟祭祀之禮則無犧牲粢盛酒醴之費無諸侯幣帛饗殮則無朝會饋賜宴勞之費無百官有司則無食祿之費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張彥陵曰五穀不生二句是所出之少不可以多取無城郭三句是所費之少不必於多取○湯霍林曰惟黍生之輕看無城郭宮室至有司重看故二十句頂費省來○王觀濤曰諸侯字總管幣帛饗殮既無諸侯因無諸侯交際之幣帛饗殮百官是大者有司是小者按貉之二十取一而足只是說他所費之省則似可不着五穀不生二句矣然他所以無城郭宮室等費者非不欲效中國為之乃五穀不生惟黍生之其地苦寒勢有所不能故也為推他二十取一而足之故因說他五穀不生性黍主之文法例看自明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林次崖曰上曰城郭宮室後只曰去人倫無君子又只曰况無君子乎者歸重於百官有司也蓋城郭宮室人倫皆由君子而立也按此二句正官貉之道不可行於中國也前言城郭宮室等項而下以人倫君子總括之下言人倫君子而又以無君子總括之省其辭而意自足次崖謂歸重於有司而城郭宮室人倫皆由君子而立其意未穩天尊地卑則上下分而君臣定此人倫之所由來君子之所由設豈先為百官有司之君子而後制城郭宮室等以居之養之而交際以往來之耶

頑按亦不是以陶寡對無君子說中間自藏一轉折陶寡只對二十取一說語氣當云陶以寡且器不足用而不可以為國况中國有人倫君子之煩顧二十取一而足乎因欲二十取一而足必去人倫無君子故即接云况無君子乎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

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

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同大全雲峯胡氏曰易曰節以制度必先言中正以通蓋堯舜之道中而已重之輕之皆非中也可行於夷狄不可通行於天下可行於一時不可通行於萬世○朱氏公遷曰因其遷而以中道矯之者所以救

時政之缺也因其不及而以中道闢之者所以正邪說之誣也昔所以明先王之道不可不行也○慶源輔氏曰什一中正之制也故以為堯舜之道三代聖人雖因時損益有所不同然一本於中正則無以異也惟其中正所以行之天下而安傳之萬世而無弊也周衰王制盡廢兼併之俗起而貧富遂以不均自圭謹身禁欲樂觀時變知取知予以此居積致富此三代聖時所無有也其他先王之禁大矣顧乃私憂過計創為輕賦之說欲以其術施之國家故孟子明辨其不可觀其始則取其事之易辨者以開其智中則歷陳其不可之實以破其說末則舉堯舜之道不可得而輕重者使之有所歸著亦可謂委曲詳盡矣○**辨**按當戰國之時賊重極矣忽聞圭輕賦之論未有不艷羨其術之仁者而且較堯舜三代之法又倍輕焉則其救時足國之良法有駕堯舜而上者矣一自孟子以中道律之則當時之君為桀滿圭之術為貉桀不可行貉又豈可行乎天下不願為桀尤不願為

務而主之術乃不得以自逞此亦孟子闢異道而衛先王之道之端也○大小雖只一樣意然甘遵奉其道以之為法則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隄壅而注之

他國

蔡虛齋曰白圭所以自負為過禹者蓋其隄防一築而國遂不被其害無四乘之勞無八年之久故耶然其妄甚矣

按白圭強忍之徒嘗自謂商君治秦之法不如已則其心大約與之相類而其術假仁義以行之則亦老子之以退為進以予為取之妙用也築隄壅水以害鄰國而謂我國被其仁其與二十取一同一心事作用○治水自謂愈禹則輕賦必自謂愈堯舜矣亦

同一妄誕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林次崖曰言禹之治水只是依水之道而治之也故註曰順水之性水之道就頂上治字說

蔡虛齋曰子過矣不必謂子之言過矣只是子過以其失計也○只說水之道未說順水之性

按子過矣之下緊接禹之治水說則過字正指他愈禹之言未指他治水之術見子之治水以為愈禹

此言誠過矣禹之治水乃順水自然之道所以不惜四乘之勞八年之久豈是禹愚而子智禹拙而子巧

故此節只闢他這箇愈字下方說他術之迥異於禹而為害於人為仁人之所惡末一句吾子過矣方一

總責他妄誕不通耳○上既有禹之治水句則下雖說水之道自是說禹順自然之道蒙引謂順便是人

去順之乃治水之道非水之道亦可謂費於辭而忘語脉矣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禹除天下之害順水之性而委之於海主除一國之害不順水之性而但委之於鄰是禹為天下除害而主乃為鄰國之害也不仁甚矣○勿軒熊氏曰拔白圭自言善治生有智仁強勇四

術然築堤壅水不能行所無事則不智以鄰國為壑利己害人則不仁所謂強勇亦愚悍自信而已此戰國富強之術故深抑也

吳孫右曰水逆行四句只解禹去洪水之意而白圭壅水病鄰與洪水無異須補在仁人所惡下

緊承禹之治水水之道也二句來故用是故二字吾子以鄰國為壑是直起水逆行講之洚水四句去故又用一今字惟水逆行即指圭之鄰國為壑說故註解為下流壅塞故水逆流蓋既謂之洚水則便是堯時之洪水夫禹以洪水而治之使平所以為仁人丹

本小水而治之使為洪水豈不為仁人之所惡語氣直法仁人所惡句時解皆謂水逆行四句只解禹去洪水之患看上文已說禹以四海為壑却又說水逆行謂何兄分明接仁人之所惡一句乃不以為惡丹而以為惡堯時之洪水亦牽強而非語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朱子曰考之說文古無亮字以為與諒通者近之然諒有二訓止訓信者友諒之類是也訓必信者貞而不諒是也

精義

尹曰君子所執者信也捨信則何所依據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諒對貞而言則專于諒者未必

貞也以已之私意為諒非諒之正也孟子之言諒諒

之正也○慶源輔氏曰此與論語人而無信章同意

此以守言彼以行言也○錢肇陽曰不曰信而曰亮

者其體在信其用在明也不然便是責君子以經經

矣○吳孫右曰亮主心言是平且素定工夫執事

言是臨時決斷工夫其實一箇理必信理而不惑則

遇事執持得定非利害變故所能奪也○丘月林曰

孟子嘗言大人不必信而此乃教人執亮何也蓋彼

所謂必信者不貞而固者也此所謂亮貞而固也○

仇滄柱曰亮在事初是信其理之當然執在事申是

始終守此不易故易言所謂貞者事之幹也足以証

亮之能執

陸稼書曰亮雖訓信也然信有不欺之意有堅固

之意人而無信之信似兼得此意此章以亮與執

並言則只是堅固之意蒙引所謂大同小異也至若

彼曰其何以行之哉此曰惡乎執曰惡乎執則其不

能行可知矣曰其何以行則所謂惡乎執者亦在其

中矣故蒙引又以輔氏為大分板

按亮只訓信本未有明意但孔子既以為白而不

諒而孟子又以必信為非大人則此所謂君子要亮

方能執者自非必信之諒而當理合義之諒也夫信

而當理合義非明何以能之故知仁義禮智四德而

以智屬貞則正固必明原非意外添出意也不亮便

惡乎執是亮在執前執在亮後亮是信得理透然後

執持得事定註解惡乎執為凡事苟且無所執持有

欺偽是苟且不堅守亦是苟且正兼不欺堅固兩意

又凡事苟且既貼事說則在亮字之下執字之上若

諒則知得理明信得理定臨

事時自不苟且而能執持矣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王觀濤曰否字非孟子病樂正子之短在此乃專為下文形容正子所長也

按集註明云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是非明知樂正子之短在此而後問故孟子謂他自有長處在直以為否而答之也乃時解多為樂正子回護見他未必不長於此但

不恃此為政故孟子以否應之皆不是回護樂正子却是回護強智多聞見其猶可以為政也不知強智可以任政智慮但可以謀政多聞識但可以通達于政而不可以為政也且人只一不好善則強非其強智非其智聞識非其聞識而當時之所尚正與聖賢相反然則樂正子即短在此初不為過而不必回護也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人也好善

按他上一而一連下三箇乎字時已有奚為喜而不寐一句在意中在口頭也到孟子以三否字還之便接口下奚為一句仍是上三字疑團未釋也除却強智多聞並無為政本領正是戰國功利習氣○孟子

是喜樂正子之為政及丑詢奚為喜之故孟子却不说他為政先說他為人故其為人也好善這一句是樂正子一生本須盡子正舉他全量而言

好善足乎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同大全趙氏曰善反於己則有盡善取於人則無窮此其所以治天下猶有餘力也

果吳藻右曰此句指好善之量如是非指樂正子優字只本好善處看出便不犯輕千里句所以優之實

下節方明言之按上明有其為人也句丑好善足乎之問正恐樂

正子好善不足以為魯政之意孟子言好善則治天下尚有餘力何况魯國若只言好善之量不指樂正子言可不找而况魯國乎一句時解因下面說得大了恐非樂正子所能當不知下面又因優於天下之言而發明好善之量則不貼煞樂正子說然好善之量要亦正樂正子之所長不得小看了樂正子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

同蔡虛齋曰吳仲珠謂苟好善則天下凡有強勇智慮多聞識者皆將來告之太求奇矣此三者當世

之所尚未聞其為孟子與樂正子之所尚也且彼所謂強勇智慮多聞識自與孟子不同道○王觀濤曰

來告以善則眾思集而忠益廣故優於天下不可云賢才輔而天下治蓋此主聽言說不主用人說

辨按蒙引翼註二說極是稼書皆以為太拘者非蓋強智多聞離了善字皆不足尚故孟子皆以為樂正

夫子是司條序 孟子 卷十二 告子下 近譬堂

子之所否。蓋聖賢所謂強智多聞。亦未嘗不是善。然只謂之善。正不必牽上強智多聞來說。且此節只言好善之量。能集眾益。則用人行政。無不該。在來告以善內。今扯用人與聽言並說。則其意反窄。而不可以該善字矣。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子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為消長。直諫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

下之善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世間此等人亦甚多。然其所謂智者。是乃所以為愚也。然原其始。則起於子既已知之之意。萌于中而已。可不畏乎。○南軒張氏曰。好善誠篤。非舍己私者。不能。能舍己而中虛。虛則能來天下之善。於為天下何有。蓋善者天下之公也。自以為是。則專已而絕天下之公理。蔽孰甚焉。○張彥陵曰。人將曰三字。是從旁摹擬之詞。○世間自恃才智之人。全道自家無不知得。遂傲然自聖。讒諂面諛之人。正窺見他此意。而阿譽之耳。若說人謂他訑訑之狀。子既已知之。有何意味。

其為人不樂就之。而云然也。言其人訑訑也。子既已知之者。人矣。就之何為。

統形容之辭。子既已知之矣。一句有是訑訑之聲。音便。有是訑訑之色。顏。一時並見。非聲音一時而顏色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同蔡虛齋曰敬在心而禮乃其文猶云恭而有禮蓋亦有致敬而無禮者

辨按迎之只作接待君子說非出郊以迎之也虛齋謂致敬以有禮亦有致敬而無禮者愚意戰國人君下士多尚虛文更有外面有禮而內面不致敬者正須兼看始得○將字不是將然未然之將便是說言則從而行其言矣看下文

言弗行也則去之可見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

圍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

同大全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反乎衛人主蘧伯玉家

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

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

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趙氏惠曰春秋年表云

衛靈公即位之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按孔子世家

云孔子適衛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養

之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石頃之或譌孔子孔子遂

去衛是則孔子於衛靈公有公養之仕也如衛孝公

則吾亦未能信以其無以按據也以時推之則孔子

於季桓子受女樂之時時靈公即位之三十三年魯

定公十一年也定公十三年是衛靈公即位之三十

八年問陳之時則即位之四十四年衛靈公是年卒

後之學者宜精究也○丘月林曰其次其下乃因其

遇不同而言如云此外另有一樣非以此別人品

辨按上節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又行其言而後就禮

貌未衰只言弗行而便去今但有禮貌而言則不行

是與前之去者無異矣而今此反就何也蓋言行即道行索性前此未行其言但致敬有禮則猶有欽慕道德之心從而就之或足以信吾之道而大用之未可知也安得不就若始迎時既致敬有禮而又能行其言矣此已足君臣道合可以漸遠將有久而禮貌未衰言已弗行則信道不篤日漸疎遠將有久而禮貌亦衰者矣見幾而作安得不去此因時處宜所以為君子。雖未行三字是一節眼目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况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

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或問

尹氏去就之說曰三者之去就亦視其所遭之時如何耳孔子皆嘗為之又可以上下等之耶意者其有所未達於免死之說故歟

附

大全朱子曰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以言之行不行為去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為去就又其次至于不得已而受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當是時舉天下莫能行吾言矣則有能接我以禮貌而周我之窮困者豈不善於彼哉是以君子以為為猶可就也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孟子於其受賜之節又嘗究言之曰飢餓不能出門戶則周之亦可受也明未至如是之貧則不可受免死而已矣言受之有限不求贏餘明不多受也

精義

尹曰士之仕也必歸於正道聽言為上禮貌次之至於免死則下矣

慶源輔氏曰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為道而仕也

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為禮而仕也道在我禮在彼至于周之亦可受此君子之不得已也集註恐後之貪利苟得者以是藉口而全不顧義遂流于欲而不知也故言此以防警之然使上之賜下止周其身下受其賜止以免其死則時可知矣○吳孫右曰受其餽即是就之免死而已矣即是去意彙解云免死句在不久即去上蓋本旨是言去就也

異蔡虛齋曰所謂公養之仕斯是位卑祿薄抱關擊柝者何則其君大者不能行其道其次不能從其言至使飢餓于其土地欲去而不得去則非為貧而仕而何哉此所當辨

明按此因受君之養故即為公養之仕其實與孔子在衛靈公致粟六萬者不同蓋彼是養賢於我國如繼粟繼肉之典此飢餓而後周乃偶然一時濟其窮困彼受之是坐享其養此免死是受之有節而不日即去蒙引作為貧而仕者尤謬為貧是我自就其職如抱關擊柝有職守而亦有常祿者此無常職亦無常祿飢餓不得已受其周濟之粟而已但既受之則

是就。僅免死則亦去矣。此君子所遭之至窮不得已而為之者也。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舜聖人且君也故只曰發傅說以下五賢皆臣也故曰舉

興張彥陵曰此只舉舜說諸人以見例總是困非不幸之意
 則只重在賦畝版築魚鹽與土海市上却不道世間處此者甚多何發舉者之少耶天何不盡人而發之舉之耶須知是箇舜纔發於賦畝之中是箇傅說纔舉於版築之間膠鬲以下亦然如此方照得動忍增益着且看賦畝之苦勞餓空拂亂未必更甚於版築魚鹽版築魚鹽之苦勞餓空拂亂亦未必更甚於土海與市而人品成就各存不同則知不係在境之困而係在人之能處困矣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語類問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須從貧困艱苦中做來方堅牢曰若似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曾行忽然一旦撞行將去少間定墮坑落塹去也○動心忍性者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忍其聲色臭味之性○困心衡慮慮微色發聲謂人之有過而能改者如此困心衡慮者心覺其有過微色發聲者其過形於外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竦動其心則心活堅忍其性則性定心活則不為欲所役性定則不為氣所動○雲峯胡氏曰或謂孟子嘗曰不動心曰養性此曰動心

忍性何也。曰：彼言不動心，是處富貴而富貴不能變動其心也。此言動心，是處貧賤而貧賤有以疎動其心也。譬之水，動心是浚得源頭，活水滾滾出來，不動心是木之流，不為沙泥所溷，不為波流所汨也。養性者，養其本然天命之性，不使之有所動於外。○慶源輔氏曰：人不經憂患，困窮頓挫，推屈則心不平，氣不易。察理不盡，處事多率，故謂人若要熟，須從這裏過。○潛室陳氏曰：更嘗變故多，則閱義理之會熟，熟謂義理與自家相便習，如履吾室中。○蔡虛齋曰：氣稟食色是兩件，如于路之勇，子張之辟，是氣稟之性。宣王之好貨好色之類，是食色之性。○林次崖曰：行拂亂其所為，總其所為不遂，然曰行曰所為，亦須有分別為是作為，有經營運用意，行是據見成底行去，以所為者見之，行也。看來只是一串事，有始終之分。行拂亂其所為，言行出底事，與其所營為者，愈相拂也。如呂尚夫而見棄于室人，屠而市不利之類，是也。○呂晚村曰：增益不能，正動忍得力處，似微有次第，然所

以二字直貫語氣，無側折。蓋動忍其心性，而增益者其才也。作三平講，理固無害。

新安陳氏曰：分配之苦，心志所以動心。動心則善念由此生，勞餓空乏所以忍性。忍性則物慾從此窒拂，亂所為所以增益。前所不能者而能之，則德業由此進。舜大聖人，未必盡由此，而窮苦之迹實如此。履此豈無所警省？若傳說以下，所以能當大任，實由乎此也。

辨按此章書人都錯看開口便說天有意成就舜說諸人故先與以憂患，若然則天下之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空乏，拂亂者不知凡幾矣。而何大任之不降耶？時解動云：富貴之境，天每以之處庸人，因厄之遭天，每以之待奇士，吾不知天下何奇士之多，而庸人之少，又不知天何刻於庸人，而使之安樂，而死者何厚於奇士，而必使之憂患，而生也。究竟處憂患者，亦竟死處安樂者，亦竟生，則何說也。不知由因而亨，皆由自己磨礪，以成其德。天何容心之，有但自動忍，增益之後，克堪大任，而天亦竟降之，乃知憂患不是天

薄待斯人而適所以玉汝於成耳故能動忍增益則降以大任不能動忍增益則不降以大任是大人之降只關係在自已動忍增益上即常人改過亦然困心衡慮世間頗多未必盡喻但看你能改不能改耳有法家弱士而不聽有敵國外患而不之憂般樂怠傲其奈之何故愚謂憂患安樂以心言不以境言有憂患之心則雖處安樂而亦生有安樂之心則雖處憂患而亦死然後知三字重在自已當惕厲警省之意

禎按陳新安以苦心志分配動心勞餓空乏分配忍性行拂亂所為分配增益其所不能雖似有理但人處困境則數者必兼斷未有苦心志而不勞餓空乏之理既苦勞餓空而亦未有不拂亂之理動忍增益有各得其益處亦有交須互長處必以不分貼為是○時解謂動忍是成其德增益是成其才若以增益即承動忍便漏才字一邊非也朱子並無明訓然愚意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則向之非仁義非禮智者今增益矣忍其氣稟食色之性則向之偏於氣稟溺於

食色者今亦增益矣况才亦只是德之餘事有何動忍而不增益者則串說正有真味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橫同

恒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

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下文所謂作與喻即其改過之事○慶源輔氏曰舜大聖人之事傳說而下皆上智

之事。自人恒過而下。則中人之事也。纔言恒過而後。能改便見。是中人之性矣。下兩句。只是改過之事。雖是不能謹於平日。至於事勢窮蹙。困心衡慮。始能奮發。而與起。然畢竟是其才尚足。以有為。雖是不能燭於幾微。至於事理暴著。徵色發聲。始能警悟。而通曉。然畢竟是其智尚足。以有察。如此故。亦可以進於善。若至是而猶不之覺焉。則下愚而已。

○蔡虛齋曰。困心衡慮。而後作者。其改過得之已微。色發聲而後喻者。其改過得之人。雖均之為中人。然又畧有高下。一說一則以不能謹於平日言。一則以不能灼於幾微言。不必論高下。但小註頗乖。似當從前說。○張彥陵曰。中人之過。亦若天或閉之。其作其喻。亦若天或開之。

○按世間多少困心衡慮。徵色發聲。境界誰則能作。能喻者。到此便作使喻。註所以謂之為中人之性也。若謂一有困衡徵發。便是天有意成就其人。都是私小見識。推而論之。若心志勞筋骨。餓體膚。空乏拂亂。中困衡徵發。都有惟聖賢之性。高於中人。故不靠此。

方作喻而動。忍增益。又不僅於作喻而已也。○困心衡慮。雖在我而不在人。而其所以致我之困衡者。則以其事勢之窮蹙也。徵色發聲。雖在人而知其徵發。却在我。輔氏謂才尚足以有為。智尚足以有察。極妙。虛齋分高下兩等。非是。困於心而憂。不得舒衡於慮。而思不得遂。豈不是未喻前事。則徵色發聲。而後喻未見。不如困心衡慮。而作者。自以平看。互看為佳。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拂與弼

同

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

士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上既言上智中人之事矣。故此推言在國亦然。○新安陳氏曰。人主為國內有守法

持正者規諫之外有敵國外患以警懼之則不敢縱肆而國可保否則驕縱而國亡矣○蔡虛齋曰法家乃尊貴鯁直之臣拂士是輔弼左右之士有親疎尊卑之辨外患與敵國有辨如楚有巫臣在晉子胥在吳皆外患也○王觀濤曰入出只作內外字看

辨按無法家拂士則不能引之當違志仁無敵國外患則易至於偷安縱欲且無法家拂士則所用皆逢惡長惡之臣而引之偷安縱欲者亦有矣無敵國外患則所處皆違富倚強之勢又安肯當進而志仁哉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云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憂患未必便生然憂患則警戒而其慮深存生全之理結章首至而後喻一截安樂未必便死然安樂則多怠肆而其志荒有死云之理結入則無法家至國恒亡一節自困而亨上聖且然諸賢且然中人則待有過而後能然為國者亦莫不然也○南軒張氏曰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生之反也○南軒張氏曰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生言生之道死言死之道也繼體之君公侯之裔生處安樂無憂患可歷則如之何必也念安樂之可畏思天命之無常戒謹恐懼不敢存其安樂是乃困心衡慮之方生之道也死於安樂非安樂能死之以溺於安樂而自絕焉耳其在君子則雖處安樂而生理未嘗不遂在小人則雖處憂患而死亦恐不免窮斯濫是也○新安陳氏曰張子西銘云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後二句即孟子此章之意前二句孟子所未言也人能知此則處憂患者固可生處安樂者亦不死矣盡心上篇有德慧章意與此合當參看動心是克廣道心忍性是節制人心一

是擴天理。一是遏人欲。○蔡虛齋曰：生死二字活看。如國亡身危而名辱，雖不死亦死道也。若舜發於畎

畝，傅說舉于版築，則自憂患而得生道矣。大註以全

字貼生字，亡字貼死字，尤有意。

異張彥陵曰：此節雖是結上文，味然後知三字乃是

自上文看出而別立言耳，非收拾上文也。

辨按上文三條，正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樣子故註

曰：由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由

於安樂矣。世間不知多少，不由憂患而亦生全，不由

安樂而亦死。然以上文觀之，則知生於憂患而

死，於安樂自是定理。如此常憂患之境而亦以安樂

之心行之，則則憂患而亦死，常安樂之境而亦以憂患

之心處之，則則安樂而亦生。兩於

字在人心裏說，南軒推勘最妙。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子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

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

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

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

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語類考孟子不屑就與不屑不潔之言，屑字皆當作

潔字解。所謂不屑之教誨者，當謂不以其人為潔而

教誨之，如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之類。大抵解經不

可便亂說。當觀前後字義也。

同新安陳氏曰：不屑教，非忍而絕之，實將激而進之。

是亦多術中教誨之一術也。孔子于孺悲，孟子于滕

更皆然。○張彥陵曰：此節不止是表明君子有無窮

之教，乃是欲人曲體君子不教之教。方有進益處。

辨按此章不是在多術上誇美君子之教，玩下。子

身何往非教也亦字是見不教處亦是教則教處更無非教而當隨在體貼矣說箇于字便緊對受教者說如孔子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之意時解反謂于字不必作孟子將孟子指示親切神情去而于

里矣刺丑曰不似楚非亦而餘之有許而而

然字預飛謂不骨少嫌尚香當謂不似其人念繁而

因其林而漁之無非楚也言不似之皆得楚者當非

非楚之也○凡曰言近而中與遠不與芥

謂不似之楚也其人皆謂其非自前皆以是衣

多謂言非一識似楚不以其人為楚而謂之非

